



中国学术史丛编

丛书主编 王宁 孟蓬生

#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 著 张圣洁 校点

河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4.3

ISBN 7-202-02716-X

I. 中… II. 梁…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9664 号

---

书 名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著 者	梁启超
校点者	张圣洁
责任编辑	杨永林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张三铁

---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375
字 数	294 000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书 号	ISBN 7-202-02716-X/K·671
定 价	21.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出版說明

學術史爲考見一國學術思想、門派、流變、發展之記錄。在中國古代，主要表現爲學案類著作。逮至近代，方出現現代意義上的學術史著作。不知古，安知今。本叢編收錄中國迄止近代之學術史方面之重要典籍，意在勾勒中國學術發展之脈絡及學術發展研究之水準，期爲後世之有關研究提供資料與龜鑒。叢編由王寧、孟蓬生先生主其事；《清儒學案》前此未有排印本行世，由陳祖武先生獨力點校。故《前言》各異。爲便于有關研究與兩岸交流，本叢編以繁體字排印。

# 前 言

在 20 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很多學科都在總結自己百年拓展之得失，希望能從認真的總結中，吸取本世紀的經驗教訓，預見下一世紀新的發展道路。這時候，我們感到有必要把回顧的目光放得更遠一些，從前人對中國上千年學術的梳理與總結中，獲得新的教益，以爲今日的映照和明日的借鑒。爲此，我們選編了這套《中國學術史叢編》，將下面七部學術史著作彙集在一起，重新校訂出版：

《兩漢三國學案》

《宋元學案》

《明儒學案》

《清儒學案》

《漢學師承記》

《宋學淵源記》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著）

翻開這些著作，最明顯的感覺，是這裡所說的“學術”，比之西學東漸以後的學術似乎狹窄得多，大體指的是以經學爲中心的綜合文、史、哲和“小學”（語言文字學）這個範圍，在後代的學科分布中，沒有哪一個學科可以和這個“學術”相當；然而究其實際的內容，後代的人文社會科學，又都與這個“學術”分不開，很多學科是它孕育出來的，還有一部分學科名稱雖源自西方，研究對象和許多內容却從這個“學術”中化出；擴而大之，

如果自然科學的研究也需要哲學思想的指導，這個“學術”，還應當含有中國早期自然科學的學術思想在內。所以，這個“學術”的內涵不但不狹窄，而且非常寬泛，它應當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和一切科學的學術思想的根。

這些著作，含有非常豐富的學術史資料，可以看到中國學術史的特色：第一，它以人物為中心，用傳記方式來敘述學術成果，充分體現了對研究者的重視；第二，它在分析學派的基礎上，梳理思想傳承的脈絡，重視師承，強調特點，盡量把各個時期紛紜複雜的事實條分縷析，清理明白；第三，它在各派人物中，區分等次而不魚龍混雜，它在各種思想中，突出思潮，特別強調時潮——時代思潮的主流，從人物個體，看到一個時代。這些研究方法，符合中國學術發展的實際，在探討學術發展規律方面，有很多值得今天吸取的經驗。更不要說前人在闡發學術史中表現出的諸多可貴的傳統，例如評價人物時，言行並重，才德並重；梳理發展脈絡時，尊重首創，尊重老師……這些已經超出學術範圍，涉及為學以至為人之大節了。所以，這些學術史著作，不僅是現代學者應當讀，普通人讀起來，也能豐富知識，了解中國，獲得教益。

但是，這些著作的作者，雖多為大家，也仍具有時代的和個人的局限性，他們雖能居高臨下地俯視整個學術，但限于自身的師承、學派，眼界和思路都還存在片面性，有些地方不免在敘述的詳略和評價的權重上有失偏頗。加之他們大多生活在閉關自守的中國，除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樣的晚期論著，大部分作者無法在放眼世界的基礎上通過對比去看待本國的學術，缺乏對問題更宏觀的認識。因此，我們在閱讀這些論著時，需要用科學的眼光、正確的立場和方法，來運用書中提供的學術史資料。

爲了把這些論著介紹給讀者——特別是學界之外的普通讀

者，我們盡量選擇了較好的底本，多所參照，對每部著作進行了校訂。校訂主要尊重原文，一部分引文與原引出處比較，尚有不一致的地方，凡屬於原書本有的文字，為保留原貌，一律不作變動。

上述工作尚有疏失，在方便讀者方面，還有一些工作未能完善，敬請方家及讀者指正。

王寧 孟蓬生

# 目 錄

- 一 反動與先驅…………… ( 1 )
- 二 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 (上) …… ( 12 )
- 三 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 (中) …… ( 20 )
- 四 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 (下) …… ( 27 )
- 五 陽明學派之餘波及其修正
  - 黃梨洲 附 孫夏峰 李二曲 餘姚王學家  
李穆堂 …… ( 47 )
- 六 清代經學之建設
  - 顧亭林 閻百詩 附 胡朏明 萬充宗 …… ( 60 )
- 七 兩崎儒
  - 王船山 朱舜水…………… ( 83 )
- 八 清初史學之建設
  - 萬季野 全謝山 附 初期史學家及地理  
學家 …… ( 94 )
- 九 程朱學派及其依附者
  - 張楊園 陸桴亭 陸稼書 王白田 附  
其他 …… ( 107 )
- 十 實踐實用主義
  - 顏習齋 李恕谷 附 王昆繩 程綿莊 惲皋聞  
戴子高 …… ( 117 )
- 十一 科學之曙光

- 王寅旭 梅定九 陳資齋 附 其他…………… (151)
- 十二 清初學海波瀾餘錄…………… (162)
- 十三 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 (一)  
——經學、小學及音韻學…………… (191)
- 十四 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 (二)  
——校注古籍、辨僞書、輯佚書…………… (241)
- 十五 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 (三)  
——史學、方志學、地理學、譜牒學…………… (289)
- 十六 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 (四)  
——曆算學及其他科學、樂曲學…………… (354)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點校後記…………… 張聖潔 (385)

# 一 反動與先驅

這部講義，是要說明清朝一代學術變遷之大勢及其在文化上所貢獻的分量和價值。爲什麼題目不叫做清代學術呢？因爲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經開清學的先河；民國的十來年，也可以算清學的結束和蛻化。把最近三百年認做學術史上一個時代的單位，似還適當。所以定名爲近三百年學術史。

今年是公歷一九二三年。上溯三百年前之一六二三年爲明天啓三年。這部講義，就從那時候講起。若稍爲概括一點，也可以說是十七八九三個世紀的中國學術史。

我三年前曾做過一部《清代學術概論》。那部書的範圍，和這部講義差不多，但材料和組織，狠有些不同。希望諸君豫備一部當參考。

這個時代的學術主潮是：

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

無論何方面之學術，都有這樣趨勢。可惜客觀考察，多半仍限於紙片上事物，所以他的效用尚未能盡量發揮。此外還有一個支流是：

排斥理論，提倡實踐。

這個支流，屢起屢伏，始終未能狠占勢力。總而言之，這三百年

學術界所指向的路，我認爲是不錯的——是對於從前狠有特色而且具有進步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貫徹。以後憑藉這點成績，擴充蛻變，再開出一個更切實更偉大的時代，這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這回演講的微意。

凡研究一個時代思潮，必須把前頭的時代略爲認清，纔能知道那來龍去脈。本講義所講的時代，是從他前頭的時代反動出來。前頭的時代，可以把宋、元、明三朝總括爲一個單位——公歷一〇〇〇至一六〇〇——那個時代，有一種新學術系統出現，名曰“道學”。那六百年間，便是“道學”自發生、成長以至衰落的全時期。那時代的道學思潮，又爲什麼能產生能成立呢？（一）因爲再前一個時代便是六朝隋唐，物質上文化發達得狠燦爛，建築、文學、美術、音樂等等都呈現歷史以來最活潑的狀況。後來這種文明爛熟的結果，養成社會種種惰氣。自唐天寶間兩京陷落，過去的物質文明已交末運，跟着晚唐藩鎮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紛亂，人心越發厭倦。所以入到宋朝，便喜歡回到內生活的追求，向嚴肅素樸一路走去。（二）隋唐以來，印度佛教各派教理，盡量輸入，思想界已經攙入許多新成分。但始終儒自儒佛自佛，采一種不相聞問的態度。到了中、晚唐，兩派接觸的程度日漸加增，一方面有韓愈一流人據儒排佛，一方面有梁肅、李翱一流人援佛入儒。（注一）到了兩宋，當然會產出儒佛結婚的新學派。加以那時候的佛家，各派都衰，禪宗獨盛。禪宗是打破佛家許多形式和理論，專用內觀工夫，越發與當時新建設之道學相近。所以道學和禪宗，可以說是宋元明思想全部的代表。

（注一）梁肅與白居易交好，是天台宗一員護法健將。李翱是韓愈朋友，著有《復性書》，拿佛理解釋儒書。

道學派別，雖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點，是想把儒家言建設在形而上學——即玄學的基礎之上。原來儒家開宗的孔子不大喜

歡說什麼“性與天道”，只是想從日用行爲極平實處陶養成理想的人格。但到了佛法輸入以後，一半由儒家的自衛，一半由時代人心的要求，總覺得把孔門學說找補些玄學的作料纔能滿足。於是從“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的《禮記》裏頭擡出《大學》、《中庸》兩篇出來，再加上含有神秘性的《易經》作爲根據，來和印度思想對抗。“道學”最主要的精神，實在於此。所以在“道學”總旗幟底下，雖然有呂伯恭、朱晦庵、陳龍川各派，不專以談玄爲主，然而大勢所趨，總是傾向到明心見性一路。結果自然要像陸子靜、王陽明的講法，纔能澈底的成一片。所以到明的中葉，姚江（王陽明）學派，奄襲全國，和佛門的神宗，混爲一家。這是距今三百五六十一年前學術界的形勢。

在本講義所講的時代開始之時，王陽明去世已將近百年了。（陽明卒於嘉靖八年，當公歷一五二九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樂皇帝欽定的《性理大全》外，幾乎一書不讀。學術界本身，本來就像貧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憐。陽明是一位豪傑之士，他的學術像打藥針一般，令人興奮，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學結束，吐狼大光芒。但晚年已經四方八面受人妒嫉排擠，不得志以死。陽明死後，他的門生，在朝者，如鄒東廓守益、歐陽南野德，在野者，如錢緒山德洪、王龍溪畿、羅近溪汝芳、王心齋艮，都有絕大氣魄，能把師門宗旨發揮光大，勢力籠蓋全國；然而反對的亦日益加增。反對派別，大略有三。其一，事功派：如張江陵居正輩，覺得他們都是書生迂闊，不切時務。其二，文學派：如王弇州世貞輩，覺得他們學問空疏，而且所講的太乾燥無味。其三，勢利派：毫無宗旨，惟利是趨，依附魏忠賢一班太監，專和正人君子作對，對於講學先生，自然疾之如仇。這三派中，除勢利派應該絕對排斥外，事功、文學兩派，本來都各有好處。但他們既已看不起道學派，道學派也看不起他們，由相輕變爲相

攻，結果這兩派爲勢利派利用，隱然成爲三角同盟以對付道學派。中間經過“議禮”、“紅丸”、“梃擊”、“移宮”諸大案（注二），都是因宮廷中一種不相干的事實，小題大做，雙方意見鬧到不得開交。到最後二三十年間，道學派大本營，前有“東林”，後有“復社”，都是用學術團體名義，實行政黨式的活動。他們對於惡勢力拚命奮鬥的精神，固然十分可敬可佩；但黨勢漸成以後，依草附木的人日多，也不免流品狼雜。總而言之：明朝所謂“士大夫社會”，以“八股先生”爲土臺，所有羣衆運動，無論什麼“清流濁流”，都是八股先生最占勢力。東林、復社，雖比較的多幾位正人君子，然而打開窗戶說亮話，其實不過王陽明這面大旗底下一羣八股先生和魏忠賢那面大旗底下一羣八股先生打架。何況陽明這邊的末流，也放縱得不成話。如何心隱、本名梁汝元。李卓吾輩等輩，簡直變成一個“花和尚”！他們提倡的“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把個人道德、社會道德一切藩籬都沖破了，如何能令敵派人心服？這些話且不必多說。總之晚明政治和社會所以潰爛到那種程度，最大罪惡，自然是在那一羣下流無耻的八股先生巴結太監，魚肉人民，我們一點不能爲他們饒恕。却是和他們反對的，也不過一羣上流無用的八股先生，添上幾句“致知格物”的口頭禪做幌子，和別人鬧意見鬧過不休，最高等的如顏習齋所謂“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至矣極矣。當他們筆頭上口角上吵得烏烟瘴氣的時候，張獻忠、李自成已經把殺人刀磨得飛快，準備著把千千萬萬人砍頭破肚；滿洲人已經把許多降將收了過去，準備著看風頭撿便宜貨入主中原。結果幾十年門戶黨派之爭鬧到明朝亡了一齊拉倒。這便是前一期學術界最後的一幕悲劇。

（注二）欲知四大案簡單情節，看趙翼的《廿二史劄記》最好。

明亡以後，學者痛定思痛。對於那羣閹黨、強盜、降將，以

及下流無耻的八股先生，罪惡滔天，不值得和他算帳了。却是對於這一羣上流無用的道學先生，也不能把他們的責任輕輕放過。

李剛主說：

“……高者談性天，撰語錄，卑者疲精死神於舉業。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穀，亦懵然罔識，而搨管呻吟，自矜有學。……中國嚼筆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馬厲兵之一日。卒之盜賊蜂起，大命遂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傳之天下授之塞外。……”《恕谷集·書明劉戶部墓表後》。

又說：

“宋後二氏學興，儒者浸淫其說。靜坐內視，論性談天，與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授其柄於武人俗士。當明季世，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覺建功立名，俱屬瑣屑，日夜喘息箸書，曰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嗚呼，誰生厲階哉？”《恕谷集·與方靈皋書》。

朱舜水說：

“明朝以時文取士，此物既為塵羹土飯，而講道學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講正心誠意，大資非笑。於是分門標榜，遂成水火，而國家被其禍。”《舜水遺集·答林春信問》。

顧亭林說：

“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

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

亭林既憤慨當時學風，以為明亡實由於此。推原禍始，自然責備到陽明。他說：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談，王介甫（安石）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諸正，豈不在後賢乎？”《日知錄》卷十八。

王船山亦以為王學末流之弊，從陽明本身出來。他說：

“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刑戮之民、閹賊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事理’之狂妄。”《正蒙注》序論。

費燕峰說：

“清談害實，始於魏晉；而固陋變中，盛於宋南北。案費氏提倡“實”與“中”兩義，故斥當時學派為害實變中。自漢至唐，異說亦時有，然士安學同，中實尚存。至宋而後，齊逞意見，專事口舌。……又不降心將人情物理平居處事點勘離合。說者自說，事者自事，終為兩斷。一段好議論，美聽而已。……後儒所論，惟深山獨處，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蓋自性命之說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學者所當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之而不下，無論其未嘗得而空言也。果靜極矣，活潑潑地會矣，坐忘矣，心常在腔子裏矣，即物之理無不窮，本心之大無不立而

良心無不致矣。亦止與達摩面壁、天台止觀同一門庭。……何補於國？何益於家？何關於政事？何救於民生？……學術蠱壞，世道偏頗，而夷狄寇盜之禍亦相挺而起。……”《費氏遺書·弘道書》卷中。

平心而論，陽明學派，在二千年學術史上，確有相當之價值，不能一筆抹殺。上文所引諸家批評，不免都有些過火之處。但末流積弊，既已如此，舉國人心對於他，既已由厭倦而變成憎惡，那麼，這種學術，如何能久存？反動之起，當然是新時代一種迫切的要求了。

大反動的成功，自然在明亡清興以後。但晚明最末之二三十年，機兆已經大露。試把各方面趨勢一一指陳。

**第一：王學自身的反動** 最顯著的是劉蕺山宗周一派，蕺山以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殉難。特標“證人”主義，以“慎獨”為入手，對於龍溪王畿、近溪羅汝芳、心齋王艮諸人所述的王學，痛加針砭，總算是舍空談而趨實踐，把王學中談玄的成分減了好些。但這種反動，當然只能認為舊時代的結局，不能認為新時代的開山。

**第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動** 晚明有兩位怪人，留下兩部怪書。其一為徐霞客。名宏祖。生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卒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年五十六。是一位探險家，單身步行，把中國全國都游歷過了。他所著的書，名曰《霞客游記》。內中一半雖屬描寫風景，一半却是專研究山川脈絡，於西南——雲貴蜀桂地理，考證極為詳確。中國實際調查的地理書，當以此為第一部。（注三）其二為宋長庚。名應星，奉新人。卒年無考。丁文江推定為卒於順治、康熙間。是一位工業科學家。他所著有兩部書，一部是《畫音歸正》。據書名當是研究方音，可惜已佚。一部是《天工開物》。商務印書館正在重印。用科學方法研究食物、被服、用器以

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繪圖貼說，詳確明備。（注四）這兩部書不獨一洗明人不讀書的空談，而且比清人“專讀書的實談”還勝幾籌，真算得反動初期最有價值的作品。本條所舉，雖然不過一兩個人一兩部書，不能認為代表時代，然而學者厭蹈空喜踏實的精神，確已漸漸表現了。

（注三）潘稼堂（耒）《徐霞客游記序》云：“霞客之游，在中州者無大過人。其奇絕者，閩粵楚蜀滇黔百蠻荒徼之區，皆往返再四。其行不從官道。……先審視山脉如何去來、水道如何分合，既得大勢，然後支搜節討。”又云：“沿溯瀾滄、金沙窮南北盤江之源，實中土人創闢之事。……向來山經地志之誤，厘正無遺。……然未嘗有怪迂侈大之語欺人以所不知。”

（注四）《天工開物·自序》云：“世有聰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棗梨之花未賞，而臆度楚萍；釜鬻之範鮮經，而侈談莒鼎。畫工好圖鬼魅而惡犬馬，即鄭僑、晉華豈足為烈哉？”丁在君（文江）《重印〈天工開物〉始末記》云：“三百年前言工業天產之書如此其詳且明者，世界之中，無與比倫。”

第三：明末有一場大公案，為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筆特書者，曰歐洲歷算學之輸入。先是馬丁路得既創新教，羅馬舊教在歐洲大受打擊。於是有所謂“耶穌會”者起，想從舊教內部改革振作。他的計畫是要傳教海外，中國及美洲實為其最主要之地。於是利瑪竇、龐迪我、熊三拔、龍華民、鄧玉函、陽瑪諾、羅雅谷、艾儒略、湯若望等，自萬歷末年至天啓、崇禎間，先後入中國。中國學者如徐文定、名光啓，號元扈。上海人。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年）卒。今上海徐家匯即其故宅。李涼庵名之藻。仁和人。等，都和他們來往，對於各種學問有精深的研究。先是所行“大統歷”，循元郭守敬“授時歷”之舊，錯謬很多。萬歷末年，朱世堉、邢雲路先後上疏指出他的錯處，請重為厘正。天啓、崇禎兩朝十幾年間，很拿這件事當一件大事辦。經屢次辨爭的結果，

卒以徐文定、李涼庵領其事，而請利、龐、熊諸客卿共同參豫，卒完成歷法改革之業。此外中外學者合譯或分撰的書籍，不下百數十種。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譯之《幾何原本》，字字精益求精，為千古不朽之作，無庸我再為贊嘆了。其餘《天學初函》、《崇禎歷書》中幾十部書，都是我國歷算學界很豐厚的遺產。又《辨學》一編，為西洋論理學輸入之鼻祖。又徐文定之《農政全書》六十卷，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六卷，實農學界空前之著作。我們只要肯把當時那班人的著譯書目一翻，便可以想見他們對於新智識之傳播如何的努力。只要肯把那時候代表作品——如《幾何原本》之類擇一兩部細讀一過，便可以知道他們對於學問如何的忠實。要而言之，中國智識綫和外國智識綫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歷算學便是第二次。中間元代時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觸，但影響不大。在這種新環境之下，學界空氣，當然變換。後此清朝一代學者，對於歷算學都有興味，而且最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利、徐諸人影響不小。（注五）

（注五）當時治利、徐一派之學者，尚有周子愚、瞿式穀、虞淳熙、樊良樞、汪應熊、李天經、楊廷鈞、鄭洪猷、馮應京、王汝淳、周炳謨、王家植、瞿汝夔、曹于汴、鄭以偉、熊明遇、陳亮采、許胥臣、熊士旗等人，皆嘗為著譯各書作序跋者。又蓮池法師亦與利瑪竇往來，有書札見《辨學遺牘》中。可想見當時此派聲氣之廣。

**第四：藏書及刻書的風氣漸盛** 明朝人不喜讀書，已成習慣。據費燕峰密所說：“《十三經注疏》除福建版外，沒有第二部。”見《弘道書》卷上。固陋到這種程度，實令人吃驚。但是，到萬歷末年以後，風氣漸變了。焦弱侯名竑。江寧人。萬歷四十八（一六二〇）年卒。的《國史經籍志》，在“目錄學”上就很有相當的價值。范堯卿名欽。鄞縣人。創立天一閣，實為現在全國——或者還是全世界——最古最大的私人圖書館。可惜這圖書館到民國